



西藏风狼◎著 我用一生的眼泪汇聚成河

要你开一朵如意的莲渡我

# 殊途之旅

张二会 著

殊途之旅  
[藏文]

中國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殊途之旅 / 张二会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8

ISBN 978 - 7 - 5059 - 7718 - 1

I . ①殊… II . ①张… III .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0240 号

书名	殊途之旅
作者	张二会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民
印刷	廊坊市华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59 - 7718 - 1
定价	27.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序言

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

——简祯

安妮宝贝说：每一个男孩生命之初，都有一个如樱花般的女子，最终注定颓败，然后零落成泥。《殊途之旅》里的主人公，可谓是一路走，一路爱，一路零落颓败，最终是满身泥泞，一身伤痕。也许，也许真的只有可可西里那传说中的爱情湖与西藏神圣湛蓝的天空，才可以洗尽渡化他一身泥泞和心中风尘，让他那颗因颠沛流离而涣散的灵魂得以安宁和重聚。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拥有着残酷动荡青春的少年，在成长流离的路上，历经花开花谢，叶落根残的历程。里面有家庭的残破。有情爱的盲目。有生活的疼楚。有宿命的无期。有命运的摇摆。有希望的绝望。有失望的无望……

渐渐确信，生活其实更像是一场蛊术，让人在疼痛恐慌与负罪绝望中挣扎，最后在欲望与希望的引导下渐渐苍白，然后入静，直至入土才为安。也相信，不被命运眷顾的情爱是变向的伤害，让人在疼痛与盲目中走向幻灭！

2005年8月18日，那一年，我20岁，我把这个成长的故事，终于以文字的形式罗列在了纸端。直至2012年，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前夕，才

将它们修正重组，敲于电脑上，决定也让它们上上网，最后变成铅字。算是告慰那再也回不去的年岁和暗损的青春。

世界像疯了一样向前奔跑，小说像山花一样遍地绚烂，又如潮水般四处泛滥。我深知，自己的这本小说，最终也将如每年春天的花树，只需要一场不大的风雨，就会零落成泥。而此去经年以后，将再无人问起忆起这段花事。

《殊途之旅》算不上一朵美丽的花，也归不进潮水。它只是一个喜欢象学，略读《易经》少年用指为笔，以汗做墨，心为纸画录的一段或一幅字画。笔发简朴，用词粗糙，结构牵强，生涩迂回得甚至有点难看，可它并没有要求非要人看。它就像被无辜怀胎超出 10 月而生出来的畸形孩子一样。它走在人群中，你可以侧目可以嘲讽，也可以视而不见。

时间让好多东西褪色，生活同样让很多梦想搁浅。我们拉不住时间，同样也控制不了生活，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

生活给人下了蛊，然后和时间联手把这场蛊术游戏进行到底。人就像被捉进封闭玻璃容器里的蚂蚁，盲目地找寻着出口。游戏里的挣扎，孤寂，无望和无助，让我们总是欲罢不能，欲舍难弃。

我们活着，觉得如此无辜痛楚，可又害怕死去。于是，我们注定将在悲哀中挣扎一生。

宿命给我们设了一个局：

此岸疼痛彼岸如梦，看到梦的人丢不开痛，看到痛的人得不到梦。

已在痛的人幻想着梦，已在梦的人恐惧着痛，痛与梦在两岸观望却无力救助。

2012 年 3 月于拉萨

# 目录

001 引子

003 第一章 蒙昧之：浮云蔽白日 游子不顾返

绵长的亲吻，一寸寸的触摸，两个年轻的肉身，开始缠斗在一起，如同两条交织在一起的蛇。潜藏在身体里的欲望之火因为身体的摩擦，开始起火，并炽烈燃烧。欧阳萧萧与佳蒙的身体，在月光之下尽显光泽。以身相许的欢爱，因为真心和甘愿做引，于是具备无限神性之美。

057 第二章 悸动之：知我意 感君怜 此情需问天

当佳蒙从安纯哭泣的声音里听到铁感染的是HIV……艾滋病的时候，这三个字母就像一道霹雳，一下子击中千里之外身在云南的佳蒙。他只觉眼前白茫茫如雪后原野，身在四季如春昆明，心却一瞬间掉进了寂寒的冬天。

107 第三章 殊途之：如何盛年去 欢爱永相忘

佳蒙和这个靠近老挝边境的名叫阿诺兰怡的哈尼姑娘，坐在这棵花树下短暂歇息。偶尔还有从酣梦中的花瓣，被远道而来的陌生气息惊醒，它们从空中悄然滑落下来，想看看这树下小歇的外乡男子长什么样子？当她们发觉这个男子是那么俊秀迷人时，不由让她们想停留在他的肩膀和发间，体会下他的温情种种。

**155 第四章 陌路之：十年别泪知多少 不道相逢泪更多**

你若放不下，我愿负罪与你一体同行。我相信，神最终会洞悉尘世的爱，他也终会原谅我的叛离。布宫之下，安纯默默在心里对匍匐于地的佳蒙说。

安姐，你要我如何才能放下这份开始就拿不起的爱？我流亡与这块与我的恩泽胜于我生养之地的青藏高原，我能给你们的是如此稀薄的爱，如同这里的空气。我只能看着你们离开，让身心抽离为一座空城。佳蒙伏在地上，在心里默默回应。

**201 第五章 可可西里之：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怎奈何如花美眷 终不敌似水流年**

听说在可可西里与昆仑山脉以北的地方，有一个会移动的名叫白玛的爱情湖，找到这个湖的人，可以从湖中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佳蒙闻声而踏进了这片生命的禁地，在历经艰辛之后，他如愿找到了这个神奇的湖，却在返回途中，迷路消失于人间。

**235 完 结 蒙动殊路之：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爱绵绵无绝期**

七年以后，在南迦巴瓦峰下，在纳木错湖畔，一个身着绛红袈裟名叫白朗的僧人，让安纯驻足凝望，然后潸然泪下……

**243 后 记 苍山负雪 浮生尽歇**

## 引子

佳蒙，安纯，我把你们的故事，写成文字，送给那些在无望的爱情中挣扎的人们，也送给西藏那块孕育了你们爱情的神圣土地，同时也告祭自己暗损的青春和离散的爱情。

愿你们的爱情，如善劫好运的格桑花般，在人间，在高原的蓝天下，再也不受千山的阻扰和万水渡劫，也不受四季轮回星图的制约和更迭，从而在那片高地之上长久流传。

你们的爱情从校园走到社会，从云南走到西藏，一路辗转波折，足足用了十年时光。终于，终于在四月林芝嘎拉的桃花中，在南迦巴瓦的羞涩里，落地生根萌芽。在经历了一个多轮回的等待之后，最后在纳木错湖畔的尘埃里，开出了花儿。

在以后的七月里，我将不再看天空恨织女，也不会哀默大过心死。因为在时间与空间的经纬里，你们的爱与情已密密匝匝地交织在我显得有些苍白和晦涩的文字里了。而余下的这殊途和陌路，纵使任谁也不能与你们同行，你们也将不会再孤单，因为信仰与你们同体而行。

《殊途之旅》——是一个写在路上的故事，有沿途听来的嫌疑，有青春和花的韵律。关于流浪和迁徙的足迹，和风旋起的一曲梦寐。故事里的人温暖流离又多妩媚，风吹过去就想起，爱，似是而非。

听说风今夜又将吹起那一阵子的江湖  
那一初二年间莞尔嫣然的女子  
那一云彩之南美如罂粟花的女人  
那一深山梨落体带兰香的哈尼姑娘  
那一朵安静纯美永开不败的百合花  
渐渐个个阵阵  
都将在风中彻底苏醒

千年前海水来了又去，喜马拉雅缄默不语。那遥远的可可西里与昆仑山之间的白玛湖畔的倒影不再有人提及。那些长生天的卫士，守护美丽少女的狼群依旧会在月圆之夜对天哭诉。

念青唐古拉山说：纳木错，爱你，海枯石烂不离。纳木错湖冰洁的心，传来阵阵融化裂帛的声音。

## 第一章

# 蒙昧之 浮云蔽白日 游子不顾返

绵长的亲吻，一寸寸的触摸，两个年轻的肉身，开始缠斗在一起，如同两条交织在一起的蛇。潜藏在身体里的欲望之火因为身体的摩擦，开始起火，并炽烈燃烧。欧阳萧萧与佳蒙的身体，在月光之下尽显光泽。以身相许的欢爱，因为真心和甘愿做引，于是具备无限神性之美。



1

秋日午后的西北小城，蚂蚱与蝉发出的丝丝嘶鸣让天空都有一种裂帛感。

十五岁的徐佳蒙用散乱随意的步子，在人群涌动的路上随心而欲地留下一道曲折而无痕的轨迹。清瘦的身材使他那显得过于宽大的白色棉布衬衫，在风中不安分地飘荡着，如他那散乱飘动的头发，以及发梢下深邃迷离的眼神，有些漫不经心又带着一点无所畏惧。左脚球鞋的鞋带半拉在水泥地板上已面目全非，他也一样面无表情，一副随心所欲，吊儿郎当的样子。他就这样在人海时隐时现，看不清容颜也没有语言。

《殊途之旅》里的主人公就这样出场了。

这正是一年当中八月的尾声，是季节的青春躁动期，也是徐佳蒙在新的一个学校初二的开始。这时候的太阳也像是吃了兴奋剂似的，性子正在头上。这个年纪的少年，也一样。

徐佳蒙就是在这个午后，在校园北面的一处土墙青瓦建筑的四合院里，初次见到欧阳萧萧的。那天明亮耀眼的阳光让徐佳蒙至今还觉得恍惚，恍惚的任他如何将记忆延伸铺展，都回忆不起当时欧阳萧萧穿的什么衣服留着什么头发。

徐佳蒙只记得当时她站在屋檐下，对这个从其他学校转学借读的他一笑，他甚至都没来及想清楚，她那一笑是该用莞尔还是嫣然去形容，就慌乱不安地转身离开了。那是少年时代的徐佳蒙，第一次在女生面前表现出内心羸弱与不安。

徐佳蒙那时候心里就隐隐有预感，他的青春必将和这个还不知道姓名的女子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当时的预感并没有告诉他，他也必是这个女子以后决意要舍弃的曾经。

同样在那一天的校园里，徐佳蒙还邂逅了另外一个人。就在他接过欧阳萧萧手里的书本，仓促离开小院往教室去的路上，他生生被一只手从胳膊上一把攥住了。那只手出现的那么突然又带点莽撞，让徐佳蒙猝不及防。

徐佳蒙看到那是一只纯净修长的手，在明艳的阳光下，白皙得几乎能看到那只手背上隐约的蓝色静脉中血液轻微的流动。无疑，这是徐佳蒙十五岁前，见过的最美的一双手，美得让他几乎忘记了抬头去看这只手的主人。

可徐佳蒙终究还是抬头向攥住他胳膊的人看了去。那是一个穿淡绿色高跟凉鞋和白色丝质蕾丝花边长裙的女子，头发随意地用皮筋扎成马尾，没有佩戴任何饰品，面容纯美安静得让徐佳蒙怀疑她和这个炎热的季节以及周围的人来人往毫无关系。

一瞬间，徐佳蒙感觉仿若有一阵清凉的风袭来，在他周身回旋，让他觉得清凉到可以停止呼吸。他刚要出口的“干吗？”的疑问在他抬头的时候，被眼前因为太过清灵而显得有些惊心动魄的美惊的又咽了回去。他看到她鼻翼右侧有一颗小小的痣，这画龙点睛的一笔，让她的美更灵动逼人。这美甚至让他都不敢再多看一秒，就又低下了头。

对不起啊，认错人了。女子茫然收回手，看着神情诧异的少年，看着他那如记忆里一双同样深邃的迷离中带点忧伤的眼睛，她内心突然无比痛楚。那双记忆里的眼睛已经离开消失三年多了，而她内心的灯依旧为他亮着，等着，始终不肯熄灭。

哦。徐佳蒙应了一声，继续向前走去。途中忽然发现走错了方向，于是又转向教室的方位。徐佳蒙在回过神来以后，不禁为自己今天先后的两次失态而暗暗捶胸顿足。

这时候的徐佳蒙，是如何也想不到这个美的纯净清灵到让他失语的女子，会和他一生有着怎样密切的情结？同样也不会想到，这个女子也

是他以后路途上无法携行且又放不下的记忆。

女子看着少年仓皇而去，不禁在心里惊叹这少年的相貌和神姿，竟然和记忆里一个人惊人地相似。然后又暗自摇了摇头，轻叹了一口气。当她再看到少年慢慢远去又茫然转向的背影时，不由脸上浮现出如花般的笑容。

这女子名叫安纯，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位女老师，平时主要负责图书馆事务，有时也兼带一些美术音乐类课目。她的外在美让这所学校所有见过她的男生和女生都暗暗心生爱慕和羡慕之情，但同时也对她敬而远之。因为她内在的气质和冷漠，总是让人觉得她的周身之围有一圈无形的寒冰之气形成的晶体，在时刻笼罩她的同时，也把一切试图接近她目光都折射回去。

徐佳蒙带着这两份忐忑，抱着书本找到自己所在的教室。然后其他同学也相继抱着书本走了进来，接着给他递过书的那个女孩和班主任及其他几个看似班委会成员的同学也都走了进来。

大家都安静下，你，新转来的同学，先到后面空位上坐下来，大家——。班主任的声音，让一群如同鸟雀般叽叽喳喳的同学安静了下来。他的嘴巴不停地在讲台上说了半个小时，而徐佳蒙却只听到了最后一句：明天按时到校上课。

在这半个小时里，徐佳蒙把目光都放在了那个给他递书时对他报之一笑的女生身上。这次，徐佳蒙在教室里，总算看清了她穿蓝白相间的棉T恤和淡蓝色牛仔裤，扎着和之后见到的那个女子类似的马尾辫。在班主任讲话的时候，这女生期间回头向后面的佳蒙看了一眼，给他如初见时候一样微微一笑。但此时的徐佳蒙，还是没有看清或想好，她的笑是该用莞尔还是嫣然一词来形容。只觉得这笑如惊鸿中的一瞥，有胜如花开的感觉。

欧阳萧萧，你把课程表贴一下，大家看一下明天的课表。班主任看

看时间差不多了，说完就离开教室了。

徐佳蒙看到从前面座位上起身，手拿课程表的女生，终于知道她叫欧阳萧萧了。那一刻，徐佳蒙觉得她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诗意美好。

此刻的徐佳蒙，就如同在一堆石头里，发现了一块稀有的藏着玉的石头一样，暗自兴奋又不敢声张。而欧阳萧萧的美，的确就像是带着玉或翠的石头，是需要仔细用心看，才能发觉的。佳蒙开始搜寻应该用什么样的词句来形容眼前的这女子。那些古今中外常用来描写勾勒人物容貌的华美辞藻是否适合来形容眼前这个女子？

一切思索好像都是多余，因为眼前这个女子根本不需要语言和文字的注释。她不是一个抢眼的女子，可是很耐看，是无法一目了然的那种。如果她像一处风景，她一定不是那种一览尽收的美的尽头，而是览览不尽的美的延续。她的好看，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的绝伦，也不是小家碧玉的那种美的含蓄，亦不像大庭广众荧屏上那种美得乍眼。他觉得她就好像青草间的一颗露水，不会向花儿一样招人眼目，却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晶莹与光彩……

徐佳蒙被欧阳萧萧那不知道是莞尔还是嫣然的笑和出众的气质，深深吸引。这情感来的有些突然，却一点也不莽撞。

徐佳蒙此时内心暗自波澜起伏着，带着像是发现了陌生天体的兴奋和愉悦，离开了教室，开始了他新学校的初二旅程。

初二，理应是初中三年中一个不起眼的季度，就好比三千米的赛跑。这初二是无论如何也划不进起初那程与最终那段的。这个时候的人心多是落实了的，慌急劲儿早就让风吹散变淡了。但对于初来这个学校的徐佳蒙而言，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

中学是个没有小学单纯比大学单调的天地。正青春的这些少男少女身处其中，感觉就好像是一尾从鱼缸被投入湖水的鱼，在陌生的领域游历了一年之后，不安分的心促使他们都想浮出湖面寻求大海的气息。那个年龄的他们，内心暗潮涌动，不知道湖面以外是混浊的空气和坚硬的土地，离大海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同样也忽略了被捕捉的可能。

在中学这片五光十色的湖里一切叛逆尖叫都是有流动性和传染性的，是见缝就钻有孔就入的。比如吸烟、喝酒、打架、泡吧、恋爱、染发等，这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行为，只要有一个先导，后生就如雨后春笋般起来。可以说是一片生机无限朝气蓬勃的湖地。而像佳蒙这样十五六七岁的少年就是这片湖里的易感鱼群。

徐佳蒙所转来的这所学校是个重点中学，校风严谨自然不在话下，可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开学第一天早上，徐佳蒙就幸运地成了校门卫处接待的第一位对象。以三无人员为名被接待的。一无书包二无校服校徽三无学生证，被当成了社会上的小流氓。这对于初来这个学校的徐佳蒙来说，多少有点冤枉。可若单纯从他的外表形象上来说，他的确也不像是一个学生。可要是从命运的戏剧性的安排和偶然甚至必然性上来说，此次被接待是无可厚非的。

哎——刚过去的长头发男生，你是干什么的？年轻漂亮的值班老师叫住已经从她身旁走过的徐佳蒙。这个学校还没有正规的保安，平时看大门的是一老大爷。

叫我？徐佳蒙看了看周围的男同学，似乎没有一个头发比自己长的。就疑惑地朝这个声音看去，这一看心里猛然又是一惊。他认识这女子，昨天刚来这学校的时候就被她莫名其妙地抓住，又不了了之。当他心头的疑惑刚散去，新的疑惑又迎面而至。她怎么会在这里看大门？当时的佳蒙不知道，安纯是替有事不能来的父亲临时值班的。

对，就你。过来。你是做什么的？安纯看着这个昨天刚见过，从头

到脚让人挑不出毛病又全然和学生一词矛盾的周身散发着孤傲而不桀气的少年，内心就会生出一种在瞬间传遍全身的疼痛。

来——来上学的。徐佳蒙看着面前神情冷淡表情严肃的女门卫，唯唯诺诺地回一声，再一次被她美丽凌人的气势压的低下了头。

哦，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哪里像个学生？不穿校服不戴校徽也倒罢了，总得带个书本之类的吧？头发那么长，也不知道剪一下！安纯本来可以用更加严厉的语气，去训斥这个看着就会让她心疼的少年的，可是说着说着，语气就失去了底气，竟然变得柔和起来了。

我刚转到这里来，没有校服和校徽，书本都在教室放着。佳蒙解释着，听着她的语气缓和起来，若若地看了她一眼。眼前的美，依然让他心有余悸。

几年级几班的，叫什么名字？安纯从昨天见到他的时候，心里就微微颤抖得有些疼痛，今天再次见到，这疼痛更甚的同时，也促使她想进一步去了解这少年的来路和来历。因为他和记忆里的一张脸，几乎接近神似。

二年级二班，徐佳蒙。徐佳蒙乖从地回答道。此刻的徐佳蒙也纳闷，那个向来不可一世的漠视一切除了自己认可的事物和规矩的自己怎么突然变的这般乖巧了？

你，下车。还有你推着走。安纯眼角的余光看到有正在进校门的学生有滑着自行车走的，连忙转身厉声喝止，暂时也就顾不上身边的徐佳蒙了。

上早自习的铃声响起，校门里除了匆忙跑进来的几个学生外，氛围一下安静了许多。此刻的校园就如同一壶刚从火炉上提下来的沸水，开始变得平静。

你怎么还站着？安纯转过身子，看到原地站着的少年问。

老师没说让我走啊。徐佳蒙回答这个冰冷美丽的门卫，忽然觉得她